

✓ 10.09

淮陰縣文史資料

15

姜夢題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淮陰縣委員會

2

1988.3

《淮阴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目 录

- 一、1900—1936年淮阴县学校概况及其师生革命活动简介。
.....淮阴县文教局编史组
- 二、大革命时期第一代女兵的战斗生活回顾.....王鸣皋
- 三、清口演变考.....潘俊青
- 四、王家营地名的由来及其变迁.....张业倜
- 五、著名雕塑家滑田友的青少年时代.....
滑荣华岳朝华.....尚兆雄
- 六、文史学家张煦侯和他的《通鉴学》.....张业倜
- 七、忆张煦侯老师.....王味腴
- 八、秦选之先生事略.....唐裴然
- 九、开明乡坤张益斋轶事.....胡亚州
- 十、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张乃潘县长.....梓 瑜
- 十一、抗战前王营镇居户及其商业概貌.....楚 水
- 十二、朝覲纪实.....葛维礼
- 十三、王家营清真寺碑文.....淮阴县民族宗教事务科
- 十四、略谈高家堰与镇水铁牛.....马牧英
- 十五、历代诗人咏淮阴诗百首（一）.....张业倜辑

1900—1936年淮阴县学校概况 及其师生革命活动简介

淮阴县文教局编史组

一、清末的学堂概况

原县治所在地清江浦城区的学堂（略）

在淮阴县乡镇设立的有：

光绪二十七年立杨庄初等小学堂（原义塾）辛亥革命后改为四区第一国民学校。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立码头初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二区第一国民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立五里庄初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五区第一国民学校。

宣统元年立王营蔚文初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三区第二国民学校。又一为稽古初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废。

宣统元年二月立大兴庄初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三区第一国民学校。

宣统二年正月立陈集初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二区第一国民学校。

宣统二年三月立三棵树竞进初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四区第三国民学校。

以上为公立小学堂连县城清江浦内的共计十一所。

清末私立初等小学堂在乡镇的有：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私立、裕初等小学堂（西坝商会立）

宣统元年私立经正初等小学堂（王营镇孙乃煊立）

宣统三年私立善善初等小学堂（袁家集南韩庄韩道立立）

宣统二年私立建材初等小学堂（小营月光巷赵鸣琮立辛亥革命后废）

宣统二年私立通智初等小学堂（袁集王草庙王义成立）

宣统二年私立大观初等小学堂（袁集袁景山立。未几废。）

宣统三年私立蔚文初等小学堂（王营礼拜寺内）

宣统二年私立渔业初等小学堂（码头镇后罢）

以上连同县城清江浦在内共计为十八所私立初小。

光绪三十三年立高等小学堂有：清江绳武、渔沟（临川书院改）西坝共三所。

二、抗战前民国期间学校概况

一区。即今天淮阴市所在地原清江城区之地，彼时中等学校有：江苏省淮阴师范。淮阴县师、（初师）江苏省淮阴第三农校、淮阴县渔沟中学、成志中学和江北中学（这三所是私立）。

小学方面有：绳武、县高等、康福楼、纪家楼、人和、类式、娃娃井等完小。初小计有：关门城、铜元镇、三门楼、永宁镇等。

二区、完小有码头、渔塘、顺河集等；初小有旧县、卢菜园、小桥、陈集、潘庄等。

三区、完小有：王营、大兴、丁集等，初小有西坝、清真寺、王圩、纪庄、马路口、齐庄、宗庵、袁集等

四区、完小有渔沟、杨庄、王草庙等。初小有豆瓣集、夏水圩、五条路、杨庙、沈庵、柿树园、文殊庵、吴桥等。

五区、完小有：张集、徐溜、汤集、五里庄、金庵等，初小有：双庄、观音庵、郑湾、堆东、郑洼、北张庄、周桥、丁大庄、宋集、郑庄、丁糖坊、夹堆、潘祠堂和王庄等。

老子山直属乡在洪泽湖西岸，其地有老子山完小。

三、淮阴县抗战前学校内师生的革命活动

淮阴，这块肥美的土地，在旧中国由于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淮阴人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真是疮痍满目，民生凋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人民，被迫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为了建立自由民主富饶繁荣的新淮阴，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淮阴的广大教师、学生及其有识之士，和工人、农民一起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变革中去。他们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为淮阴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五月九日，淮阴县的爱国师生首起响应。当时县城的所在地清江浦，有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省立第三农业学校，首先进行了罢课的斗争。十日他们致电北平当局，反对卖国。中旬，省六师、省三农、六师附小、绳武高小，还有省立淮安第九中学，在六师礼堂集会，宣布成立五校联合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坚决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禁用日货，倡用国货。并决定出版《爱国报》为该会会刊。会后还举行了

盛大的示威游行，在街头进行宣传，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受学生运动的影响，六月上旬，西坝两万盐工举行罢工，接着人力车工人、手工业工人也相继集会游行，声援学生的“六三”运动。不久，清江浦的商人，亦开始罢市。

一九二一年重阳节，柳亚子和秦选之先生等在清江创办《江北日报》，开始转载《北京晨报》、《莫斯科通讯》和李大钊、瞿秋白的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理。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十六日江苏省立第三农校、县立乙种商业学校，为了反对该校校长，掀起了学潮。

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淮阴学生及商会各界人士，组织上海“五卅惨案后援会”，成立演讲团，通电北京、上海，进行募捐，举行示威游行。并于六月十七日和七月一日两次召开大会，每次与会者达万余人，会后均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六月中旬，我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同志来淮阴进行革命活动，并在省第六师范、西坝盐务和乙商公立小学举行讲演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五卅惨案”真相和帝国主义暴行，号召淮阴工人、商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支持上海工人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淮阴的学生、店员和工人迎接北伐军进入清江城，发起内应，迎接国民党第一、第三集团军到淮阴。同年淮阴中学成立“救国会”，宣传打倒列强，反帝反封建的内容。随着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开展，马列主义在淮阴的迅速传播，淮阴六师一些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而加快了淮阴革命斗争的发展。由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全国形势

转入低潮。淮阴的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被捕入狱，淮阴的革命斗争亦进入艰难时期。不久，在秋冬之间，淮阴旅外学生共产党员靳宗恂（上海中国公学学生，清江河北大街人）和赵步坤（王营街人）来淮活动，以后发展了西坝的宋振鼎和孙汉文入党。

一九二八年。年初，淮中师范部从淮安迁来清江师范部。师范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建立了地下党团支部，其时书记为魏翹南，来淮后极积开展工作，淮中的党员人数增加，成立特别支部。书记是朱曦。夏末，团省委派魏翹南任淮盐特派员，魏为淮中的名义学生，担任淮中的党支部书记，并继续领导和开展淮阴的学生运动。不久，淮阴三农学校建立了党支部，书记为王伯谦，副书记嵇青萍。

一九二九年三月，特委兼淮阴县委书记杨汝贤传达省委《关于开展学生运动》的指示，对运动的领导和策略作了部署。不久，淮中党团支部组织初中师范部学生与校方讲理，抗议学校当局提出师范部初中毕业须经重新考试后方得升入高中的新规定，企图以“考试”手段，刷掉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斗争最后取得胜利。

四月，淮阴三农学校党支部秘密组织文艺团体《烈火社》，团结和组织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和组织，有七十名学生参加为社员，成立六个小组，推选黄赞勋、闻金门为理事。不久，在淮农党团支部的领导下的《烈火社》同学团结和鼓励其他同学，爆发了一场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罢课斗争。淮农以学生会的名义，提出了驱逐“饭桶教员”的口号，提出学生会与学校共同建立奖惩机构，制订条例，学校经济公开，以及学生有结社、言论自由等政治要求。罢课持续一个月，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但

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玩弄花招，至六月份，县公安局派来一百多名武装警察，以提前放假为名，驱迫学生离校，最后并有三名学生被开除，三十多人被勒令退学。同时，淮阴中学“反帝同盟社”出版油印文艺刊物《反帝》，由于缺乏经验只出两三期，就被学校当局禁止。

八月一日，淮中《反帝》被查禁后，钱御官等又筹组“稚鸿社”举行成立大会，因学校反动分子告密，国民党军警冲进会场，逮捕了钱御官、温济泽等十三人。

十一月七日，淮阴中学党支部与西坝党支部于西坝联合召开会议，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十二周年，在县委领导下，开展了全党散发传单的活动。当天还散发党中央政治刊物《红旗》等二百余份，扩大了党的影响。

一九三〇年三月，淮阴中学爆发了一次引起很大震动的“淮中派司”运动。举行了大规模的罢课斗争。淮中自从成立党支部以来，革命斗争一直很活跃。如要求改革语文教育的斗争，反对教国民党“党义课”的斗争，反对增加学生伙食费的斗争，争取结社、集会、出版自由等斗争。这次斗争是围绕反对新校长王德林而开展的。王德林为虎作伥，实为国民党派来淮中遏制学生革命的一个党棍、学阀，他的反动气焰和专横作风，引起师生的极大不满。党团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积极领导学生开展了驱逐王德林的斗争。通过召开学生大会，贴标语，发宣言、发通电，直至最后罢课。在斗争中，一方面展开与王德林说理，逐其出校，另一方面对学校教职员进行评定，群众满意的就“派司”（Pass）对那些“党棍”“腿子”就通不过，统统撵出校门，罢课坚持一个多星期，终于将王德林驱逐出校。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淮中组织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利用

新年假期，在学校礼堂，演出抗日新剧，以所得款项，全部捐助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共淮盐特委兼淮阴县委书记赵心权在涧桥被捕，不久，张云龙、夏如爱等亦被捕。特委组织部长沈亚平、秘书沈肇华叛变，其他委员出走，淮盐特委遭到彻底破坏，淮阴县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止状态，学生运动亦趋向低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淮阴县各界人民成立“淮阴各界贡献一日所得运动委员会”，发动捐献运动，慰问绥远前线的抗日战士，有团体、员工、商店，连同淮中、淮农、成志中学等学校学生共募三千零六十元，全部汇往绥远前线。

大革命时期第一代女兵的战斗

生 活 回 顾

王鸣皋

一、被迫离乡

1909年10月6日，我出生在湖北省光化县南门外王庄一户农民家庭里。三岁时父亲就死去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还有前房的哥哥姐姐艰难度日，很小就把我许配给了邻村姓厉的人家。为了逃避缠脚，我跑到外婆家去。七岁时，外婆死了，弟弟也死了，我被缠脚折磨得瘦小枯干，八岁时缝的一件衣服，到十二岁上穿着还显得肥大。十三岁时，哥哥被军阀拉去当兵，嫂嫂哭闹不休，逼得母亲差一点服毒自杀。1923年在县衙当班头的叔外公以一百元大洋的身价将母亲卖给了县城的袁家，继父袁理堂是县参议员教育局长，他送我进了国民小学，第二年又送我到老河口女子小学，插班高二读书。

学习期间，上海发生了枪杀工人顾正红事件，全国掀起了反帝高潮，革命的热流波及了老河口，在襄阳读书的师范学生组织抗日宣传活动，我参加了宣传队。1926年春老河口成立了妇女协会，附设天足会，当时那里有日本的纺纱厂英国的福音堂等。那些替帝国主义分子效劳办事的人，被拉出来游行，背上插着牌子，上写“亡国奴”三字。一些平时大摇大摆的外国人，全都吓得溜走了，革命形势鼓舞人

心。六月，经襄阳师范学生共产党员张国威和左泽民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光华县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根据党中央执委决定：“凡是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在国民党中的我党党员和团员应成立秘密组织”。所以，我加入共产党不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八月，厉家通知母亲，要在八月十八日完婚，我听说后非常着急，恰在此时，樊城教会学校招考初中插班生，在党组织安排下我没有告知家里，与樊城的学生雷德英雷文英姐妹俩一同乘船悄悄上了路。到樊城后，先找到党的负责人交了介绍信，然后，参加考试，被淑华（女中）书院录取了，成为初中二年级二插班生。此刻，国民革命军已打下武汉，我经常参加开会和搞活宣传动，学习上不太安心。襄阳有男女师范，樊城有男女中学，不久，党召开了襄阳和樊城的支部大会。由于革命声势日渐高涨，淑华书院因为是外国教会办的，许多教师都吓跑了，没到年终，就在放假的名义下停办了。

1927年，对全中国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寻常的意义，对我来说更是毕生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我刚十八岁。学校停办我只好回到了光化县的家里，正赶上继父病故，对给我提供学习条件的老人去世，使我十分悲伤，在外地读书的两个姐姐袁浦之（陈郁夫人），袁震（吴哈夫人）从外地赶回奔丧，她们对我很好，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支持我的革命活动。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坚定了革命信念。不久，奉党组织的指示，筹备中国国民党光化县党部，当时的县政府名义上是隶属於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但实质上却仍是反对革命的。由于我受到党组织的教育与培养，又有中学文化程度，

接受的新思潮影响快，因此带头剪发、放脚。为了党的工作，我又不得不经常与伪县长打交道搞宣传。这可把未婚夫家的老人气坏了，将订婚书交给媒人退给了母亲，当母亲问我如何处理时，我高兴地回答说：“求之不得”！立即将婚书撕得粉碎。不久光华县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成立了，我被选为妇女部长。三八节那天召开数百人的妇女大会，大家都要看看这个年轻的妇女部长，听说是个剪了头发，放了脚，还解除了婚约的姑娘，来参加会的人特别多。当宣布妇女部长讲话的时候，我胆怯了，不知道讲什么好。关于国际妇女节的历史和意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讲呢！好吧！我思忖片刻，就讲“我们妇女要求平等，不要缠脚，要读书，提高文化水平，要与男人一样拥有财产继承权”。除此之外，什么也讲不出来了，窘困地站在台上，脸也红了。姑母看我为难的样子，就让表哥（共产党员左泽民）上台接替我。表哥讲了讲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很快就散了会。

（左泽民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在沈阳逝世），这一来影响很大，同班的女同学剪发的剪发，放脚的放脚，家里都管不住了，有的要求解除父母包办的婚约，有的要自由恋爱，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各地风传要捉捕剪发，放脚的妇女，说他们都是赤党。果然，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开动了，有消息说光化县要抓的头一名妇女就是王鸣皋。我的母亲吓坏了，叫我立即到老河口去，再由那里逃往武汉。这天黄昏，我穿上一件男人的长衫，戴上一顶草帽，一个人跑到老河口，刚到女子小学校大门前，忽然看见好多人在那里吵吵嚷嚷，好象还有军队在搜查什么，我正想躲起来，恰巧姑母发现了我，一把拉住我说：“娃儿哟，快走！要抓你

啦；”我立即躲进一乡亲家里。通过关系他们准备了一乘轿子，铺上棉被，不让我说话就把我抬走了。走到西城门口，站岗的要检查，护送的一位老妈妈说孩子得了急病，要出城去找医生瞧病；这时我也趁机大声哼叫，站岗的没检查就让我们出了城。轿子平安地到达河边的一位亲戚家，母亲和姑母已在那里等着了。我被藏在一间顶楼上，楼梯拆除了，每天给我送饭吃，不准我露面。一连三天没有船开往汉口，那家亲戚怕受连累，不准我们再住下去。迫不得已，姑母求人到海关上去联系，谎称有个侄儿要到汉口去读书，请他们找只便船。又等了三天，我和姑母终于登上了一条又脏又臭的运猪船。我还是女扮男装，可是在船上住了两天后，船老板发现我不是男孩子，就不满地说：“现在这是啥世道啊，这么大的姑娘家还出来乱跑！”我佯装没听见，蒙着头睡觉。第四天下午黑云压头，天昏地暗，陡然刮起了暴风，大雨如注，河中遇险的船只呼喊救命之声不绝于耳。这条船在巨浪中颠簸，大猪小猪吱哇乱叫，船板、桅樯不断传出断裂声，船老板呼天喊地：“救命啊，我一家人的命根子啊，怎么得了啊！”船舱里进来了水，就在它将要沉没的时候，一个大浪冲来，只觉忽悠一下，船被搁浅了，而且靠在岸边的一棵大树上，就这样，我和船家都得救了。当时，我并不觉得害怕，认为死在风浪里总比落在军阀手里好。

离开家乡后，母亲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县里的差役凶神恶煞一般，三番五次来要人，声言：“只要把王鸣皋交出来什么都好说，不然就把你这个当妈的拉去坐牢！”母亲被迫搬了出去，那些差役怒不可遏，把家里的用具、门窗打得希巴烂，衣物抢劫一空。

那些跟着我们剪发、放脚的女学生，遭遇更是悲惨，关

的关了，杀的杀了，老师张荫玉先生被活活打死在街上。一叔伯姐姐因为剪了发，不敢露面，家里人把她砌在一间空屋子里。关了很久，直到头发长到能编上辫子，才马马虎虎找了个男人，不管她同意不同意硬逼着嫁了过去。

二、难忘的军校生涯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到达武汉后，我立即去汉口济生四马路中国工人训练班报到，这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办的训练青年干部军训班。

刚放下行李，当天下午就接到通知：“马上领取军服，准备开到武昌去，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战斗！”

我心里很紧张，但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快就参加战斗，自己能行吗？这可是个机会呀！我下决心要认真锻炼改造自己，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成了革命军队中的第一代女兵。

由于当时国民革命军二次开往河南与张作霖交战，武汉防务十分空虚，夏斗寅叛变，已经趁机打到离武汉不远的纸坊。当时我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浦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按照组织的命令组成独立师配合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同企图占领武汉夏斗寅的部队接上了火，战斗非常激烈。

当时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的学员中，有女生二百多人，我们当中有小姐、太太，也有生过三四个孩子的母亲，甚至还有母女两代人哩！这些女兵中不少人是小脚，穿着军装打着裹脚，背着枪，束着子弹袋，走起路来象鸭子似的东扭西拐的，但是我们是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的安乐和学校的舒适生活，而甘愿到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营中来受苦，来锻炼的。我们这些女学员中，后来有的成了民族英雄，

如赵一曼，她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是战斗在白山黑水的抗日女英雄，她的事迹成了艺术家的创作素材和人民群众的效仿榜样；还有我国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那时她还很年轻，就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她创作出使中外人瞩目的文学名著——《女兵日记》。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先生曾从国外万里之遥寄来了热情的祝贺信。

刚刚武装起来的二百名男女新学员，未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就即刻打起背包拿起武器，准备浩浩荡荡向武昌进发。当晚，大家齐集在军校操场待命，只要一声令下就立刻冲向敌人。我们布岗设哨，各交通要道，实行戒严和检查行人。我们手握着新发的步枪，在军校内，激动地等待着上级的命令。然而，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个不平凡的夜晚就在这焦急的彻夜不眠的等待中，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清早，捷报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夏斗寅叛军在军校学员配合下已被叶挺的铁军打垮了。武汉市民奔走相告，当天全市召开了祝捷大会。

战斗结束后，我被编入党员志愿团某营，营长刘云志，副营长姓傅，连长姓袁，因为不愿与袁世凯同姓，改名为有平，还有一位副连长叫张源健。营中有女同志二十多人，编成一个班，我任班长。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在六月底我们进行了考试，有五个女同学被中央政治军校录取了，

（其中有我）正式编入武汉军校的女生连。连长杨伯恒同志，大家都叫他“杨妈妈”。周恩来任军校教务长，恽代英任训育长。那时，我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较低，周恩来同志给我们讲的革命理论，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恽代英的讲课。情绪总是那么饱满，语言生动通俗，善于掌握学生情绪，一发现听众精神不集中，就打个比喻，讲个笑话或做

个有趣的动作，等到大家的情绪高涨时便又继续讲下去。有时当他讲到国破家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如何鱼肉人民时，声泪俱下，大家都跟着义愤填膺地，流着泪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

1927年7月下旬，武汉的形势日趋紧张了，南京的蒋介石、四川的刘湘、湖南的唐生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想消灭武汉这个革命的中心。党在南湖广场召开了数万部队、学生和群众，参加的大会，作好动员突围和疏散的思想准备工作。会上很多领导同志讲了话，恽代英同志生动风趣的讲话内容，至今仍萦绕耳际，他说：“军校学员们，未来的“将军”们！你们要好好学习，艰苦朴素，热心工作，你们一时不可能学得好多好多东西，只要也能象我这样艰苦朴素，处世作人就勉强要得的喽！”一席话博得大家会心地大笑起来。恽代英同志的生活的确是艰苦朴素的，他常年穿着一套老蓝布的中式服装，有时也穿灰布军装，光头、草鞋，戴一副近视眼镜，但从不挎武装皮带。当时的武汉军人中盛行“五皮主义”，即皮绑腿、皮鞋、皮腰带、皮刀带、皮包，而他同一般士兵一样，仅有皮腰带，平时也没有勤务兵跟随。在动员会上讲话的还有个叫施存统的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深刻难忘的。他的爱人叫钟复光，是我们女生队的指导员。他的讲话很生动，首先向学员和战士们表示致歉，说他这次不能同大家一起出发，内心很难过，由于他的肺病到了第三期，不能长途跋涉只好留守后方了！……讲得声泪俱下，最后昏倒在讲台上。把学员们吓慌了，有人赶忙上去急救后将他扶了下来。女生队同志很同情他，很为他身体不好而惋惜和焦虑。

七月下旬的一天，学校发出通知，凡是能走动的，立

即出发去野外进行操练，时间一周，不巧我正在病中，王连长不让我去，我心里很着急。第二天出发时，大表姐宋伯筠不愿意去，我就高高兴兴地捆起背包，顶着宋伯筠的名子随队出发了。天气炎热，太阳火辣辣的直射着大地，花草树木都垂下了蔫蔫的叶子，人们汗流浹背，武器和背包越来越重，沿途有的人病倒了，有的人掉了队。奇怪的是身体不好的我，不但没有掉队，反而恢复了健康，十分活跃，精神上很兴奋。夜里，队伍驻扎在蛇山脚下，倾盆大雨不期而至，荒山野岭无处躲避，学员们只好将油布铺在地上，撑起雨伞，在凄凄的风雨中坐了一夜。王连长疼爱地批评我说：“你身体不好，怎么又跟来！”我调皮地回答说：“来了又怎么样？既没掉队，又没给你添麻烦！”队伍在野外行军、宿营、操练，过了六天紧张艰苦的野外生活后，又回到了军校。这时又听说反动军阀何健要来缴我们的枪，军校领导通过研究，决定将队伍拉到外围去，为了更好地对付何健。

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形势更加紧张了，军校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办下去，决定提前毕业，给学员发了毕业证书。学员们有的志愿回家，有的继续上学，有的被分散到各种部队去了。我们女生队的党员被分配到十八军和二十军和医务处去。我到了十八军张发奎的部队。同去的女生中有的我要好的高牧久，她的父亲名叫高语军，我读过他的书《白话尺牍》，很崇拜他，因此和高牧久便成了好朋友，我们被分在一起，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们将医疗用具和药品装箱送上船后，我却忽然发起高烧来。严重时处于昏迷不醒状态。同志们都感到很着急、焦虑，有的提议不带我走。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我恍恍惚惚地听见有人说：“别要她去了，送她回家吧！”我一急浑身